

# 蛙鸣送来江南的清香（散文诗五章）

□刘桂红

## ●春风轻

人跟着春风过了桥。角角落落的花草，像是冬天埋在泥土下的诗，一夜之间茂盛起来。这里几棵，那里几朵，即使裸露的青砖缝隙，也不会让它空白。

河水被风越吹越深。岸边的事是没有边际的，一旦眉眼如水，便有了无尽的悠悠情思。一阵风很难把人从梦境里吹醒。

人只是好像从梦里张开眼，看春光穿梭于村外的废墟，看春光爬上了自己的屋檐。阳光只迈了一小步，一生中的日子就已过去大半。

春景临晚，最宜留客。

可以小酌。一场春雨尽头，巷子的酒香，追回你久别的乡音。

两只远方飞来的蜻蜓飞上树梢，比读着的那首诗还要轻盈。

一只瓢虫害羞地躲进了书页里。

## ●起相思

雨丝，风，阳光，鸟雀。也许酝酿了很久，在黄梅天里一起走进了这片虚空。

雨刚为老树洗净了尘土，太阳晒干了阴湿，风把云朵吹远，不知经过多少山水，又吹回了这里。

## 童年回想

□金心

雨后初霁，闲坐林间聆听虫吟鸟鸣，清风逶迤，空气中飘逸着草木的香气，望着一大片在黄昏里皎然绽放的月见草花，它们清纯稚嫩如一群穿着荷粉色衣裙的孩童，在晚霞轻风中欢快地载歌载舞。倏然间，思绪如年少时那瞬间接通天线的黑白电视机，一下子将我接回童年。

那时，下课铃一响，我们便像一群欢快的鸟儿，从课桌里拎起橡皮筋，飞奔着跑出教室，满校园飘荡着我们震耳的欢唱声：“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小伙伴们脚底生花般勾着橡皮筋，舞着蹦着，脚下时而菱形，时而扇形或波浪形变换着，可腿拙脚笨的我，总是跳不了几个回合就被淘汰出局了。那时每到周末或放学，我就把橡皮筋绑在家门前的老槐树上，像与自己较劲般，在绊住的地方反复练习。姐姐说，我痴到连梦呓中都在哼唱跳皮筋口诀，若把这劲头用在数学上，成绩的落差就不会大到像跷跷板一样。

那时，刚刚学会骑笨重的二八自行车，便三五成群地把自己“放牧”于郊野。在野花丛中看彩蝶飞舞，于路畔茵茵碧草间探寻野味，看到紫黛色的野葡萄或艳如玛瑙的蛇莓子，眼前一亮，呼啦尖叫着上前抢抓。那时，万物在我们眼里都像镀了一层光晕，是那般灵动多姿。

我们席地而坐，用一把杏仁“抓籽”，让光阴在指尖蓄满欢畅。有时采一束狗尾巴草，用它的细绒毛轻抚脸颊。童年的我们如天地间的精灵，与自然万物做着最深的情感联结，信手拈来一物似乎都有无穷趣味，都能给心间注满快乐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食物短缺的年代，有时看到对门小伙伴拿着香喷喷的油饼，坐在门槛上一舔一舔地馋人，我的馋虫就在舌尖上“翻筋斗”，可望着家里已见底的油罐，想对母亲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实在馋瘾难消，就回家使出洪荒之力，移开醋瓮上的石板，挑一个黄晶晶的醋柿子吃，常酸得龇牙咧嘴、胃泛酸水。

有时趁着母亲去赶集或走亲戚，悄悄翻开她的杂布包袱，把母亲视为宝物的各色花布，这里剪一块，那里裁一溜，还用母亲平日里剪头发换来的绣花丝线，专挑艳丽的用来缝沙包。常常是我在院里踢着五彩斑斓的新沙包，母亲气得拿着笤帚疙瘩满院子追，惊起窝在草垛里的老航鸡，把憋着的蛋下到猪食槽里。那鸡飞狗跳的一幕，隔着悠长的岁月，都让人莞尔。

一群孩童的欢笑声从公园的儿童乐园传来，他们乐此不疲地爬上溜下玩滑梯，有的则尖叫着荡秋千。俯视草丛，一只蜗牛正背着重重的壳不知爬往何处，心间倏然打了一个激灵。我们在阳光灿烂也风雪凌空的漫漫风尘，走着走着，便让那颗轻盈灵动的童稚之心沾满污泥杂草，沉重的脚步也被荆棘层层缠绕。有时放缓脚步卸下盔甲，以一颗至真至纯的童心看待世界，就一定能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美与感动。

不甘寂寞的鸟雀，用浅唱留住了许多东西。

桌案前，人的温暖、茶的温度，只隔着一层薄瓷。这薄瓷或许是哪条河水留下的痕、哪座山上风带来的尘土，在火里走一遭，却有了冰的高冷、玉的温润。

遇水能醉，遇茶成仙，遇可心人，即成知己。

## ●湖上秋

湖上的秋天，是从一滴恍惚的雨开始的。然后从一滴到一阵，从一阵到一天、一句。

湖水涨了。

莲蓬成了枯色，影子在水面弯了又弯。白鹅抱着残荷，鱼虾想着云朵，和岸边的人一样，错把秋天想得太宽、太长。

螃蟹在湖底褪了一层又一层壳，当它慢慢爬上芦苇时，秋风已准备远嫁他乡。

湖边的小娘鱼，围上水裙、挎上包裹，红盖头一罩，吹吹打打，从自家的船头，跳上了夫家的船头。

秋虫不过是随着性子鸣叫，却把夜色叫得孤寂起来。墙角那棵木樨树，兀自浮动着暗香。

秋风和寒露，只须经过一次，再相遇，已不是从前。

## ●暖阳下

鸡叫三遍。萧瑟的田间升起了几缕炊烟，是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种生机。

渐渐地，天蓝到深邃。几片白云闲在半空。暖阳下的人，有着鸟一样的欢愉心。

老墙和攀爬的枯藤一纠缠就是几百年。世事跟着落叶，一年又一年飘走，老墙还站在原处，裸露的青衫仍似当初的儒雅。

江南的农人最喜欢把房子造在水边，水边住久了，人和草木就有了水的性子，安安稳稳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用最温顺的心耕种脚下的土地。

走在田埂上，闻着田里的气息，人会变成草，变成树，变成野藤，变成庄稼。

果树上晃荡着的几颗果实，无意间变成了飞鸟的天堂。

## ●风过耳

花儿一夜之间就生长出俏模样。风再一吹，有了衣袂飘逸的小情思。弥漫着的气味，不去留意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。若花儿对风敞开胸怀，就再也找不回矜持的自己。

一场风吹空山谷，也不过是云朵飘

过山顶的时间，一切回归到了来时的地方。

太阳晃上树顶，爬上山头，光线照进树杈的缝隙里，没有遗漏掉一棵树木。

走进山里的人，也成了山里的生灵，和山上的草木一起，安静地享受太阳抚慰，看草木们绿的绿着，红的红了，该结果的挂在枝头，该落下来的落得干脆。

关于刻在石头上的这里的传说，也只有石头记得。草木一世，不过是围着山转了个圈，生灵在山中繁忙地进进出出，留下时光静坐在时光里。

树上叶子和叶子推推搡搡，比鸟鸣还热闹，山路跟着太阳走，青了一山，又红了半坡。无论转到山的哪一边，都能听到一片落叶敲打岩石的声音，虫鸣从山上一路唱到山下，山脚下屋子里翻经书的声音，又被蚂蚁们搬来搬去，搬上了山头，石缝里的那些草木，都长成了温柔心。

千山之上的草木，在一个一个山头追着风走，那些月色浸润过、星星抚摸过的清透，跟着风翻山越岭，风在哪里停了步子，它就在那里悠然展开，阔达的清气，细柔地渗透进季节的每一个骨节，让走在秋色里的人，停不下追赶的脚步。当我遇见它、追着它的时候，江南秋风正劲。



花溪人家

□姚建平 摄

# 王竹香画猴

□夏肇中

猴，意思就是“辈辈封侯”，等等。

“封侯图”通过对自然生灵的描绘，引申出过去部分人士对功名利禄的渴望。假如毫不掩饰，直白地表达这样的心思，肯定会受到群众，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嘲讽。通过画家的高超技法，含蓄表现出世人心中的欲望，这样的作品就受到普遍欢迎，直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。

据《新毛镇志》人物篇“王竹香”条目称：王竹香封侯图“画作中松柏挺秀、山石突兀，其猴或立或坐，或爬或攀，或俯或仰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为画猴，王在家豢养一猴，经常观察猴的举止动作，写生临摹，故画得十分逼真”。

豢养动物“模特儿”的画家并非只有王竹香一位，著名画家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师，尤以画虎著称。他居苏州网师园时，曾八年豢养一虎，爱虎若子，寝食与共，朝暮相对，故深察虎性，所画之虎，极为传神。

《新毛镇志》还记载了一段王竹香“猴模特儿”的故事。传说该猴活泼好动，喜欢模仿人的一举一动。王竹香有闻鼻烟的嗜好，该猴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鼻烟，是烟草制品的另一种样态。把优质烟草研磨成粉末，放入密封的容器，使其陈化，

一定时间后才可应用。鼻烟装在鼻烟壶里，闻鼻烟时用个小勺子抠出一点烟末，粘在食指指尖上，轻轻抹入鼻孔，然后深深地一吸，鼻腔受到刺激，顿时打个响亮的喷嚏，感到浑身舒坦。一天，王竹香有事外出，离开时忘了将鼻烟壶带走。该猴见到桌上的鼻烟壶，认为机会来了，就模仿主人的动作闻起鼻烟来。然而猴子不知道利害关系，好奇地吸入过多的鼻烟，致使哈哈不停，鼻中流血如注，数日后死亡。因该“猴模特儿”豢养多年，与主人家有了较深感情，现遭不幸，王竹香为之叹息不已。

除画猴外，王竹香的花卉人物也负有盛名。可惜随着时光流逝，其作品大多流失湮灭，现代保存不多。太仓博物馆藏有王竹香“封侯图”堂幅一幅，纵长131厘米，横宽62厘米。

王竹香于清同治八年(1869年)病逝，享年59岁。《新毛镇志》载：王竹香其后三代都擅长丹青。其子王小香，画艺稍逊于父，亦以画封侯、天官、仕女而闻名。其孙王生香，生于清末，作品逊于祖父及父亲。其曾孙王继香，生于民国年间，仍以封侯图闻名遐迩，所画仕女工整，作品跟祖父不相上下，上海申报曾介绍其作品及画猴经验，只可惜后代未承袭祖业。



南园水(外一首)

□龚金明

浅，静。南园水  
宜种荷、养梅、拂柳，宜研墨  
早春，还是那群色彩斑斓的鱼  
按时摇醒一岸迎春花

如果再静下去，就能听到  
不远的长江，流淌不息  
而园的主人，后来  
为何从比长江还急的庙堂抽身  
慢慢用浪花浇灌梅花  
慢慢，把养得最静的一缸水  
研磨成方寸之间的一枝荷  
和一幅娄东山水

知津桥似官帽，游人踏过  
大还阁秘藏的青山琴谱，似符  
绣雪堂前，绣雪的人  
抚琴的人  
独坐的人  
题“素芬自远”的人  
半夜，在九曲桥上，偶尔  
倒影依稀

所有的水  
又会从天上落到世间  
推开南园的一扇木格子窗  
“吱呀——”，还是放心的旧声音  
那就慢慢等你来，一起  
话雨

## 水江南

又是黄梅季。水无处不在  
空气中也有液体  
到处绿肥红瘦。绿色和霉斑  
皆是水的表达

人们掐指算着出梅的日子  
列出太阳底下需暴晒的清单  
一些箱底的秘密也该见天日了  
江南生活精致  
日子总是精打细算

很快，今年的台风就会来临  
这个飞扬的游子，现在  
甚至还用上了洋名  
它行囊满满，蓄着12级的激情  
迫不及待地一路奔来  
把所有的爱恨仇仇，用水  
一次次倾诉给柔软的江南

## “和合”之美

□阳阳

人生忽如寄，莫辜负茶、汤和好天气！

四十不惑之年，才明白“和”才是最美好的境界。曾经年少轻狂，总认为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，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，认为那才是美好的生活。

“五一”期间，远在辽宁的姨妈一家来太仓小聚，因为从小与姨妈家远隔千里，情感上有些生疏，不似与本地亲戚那样热络。姨妈家难得来一次，少不了去饭店小聚。母亲前三天就忙碌起来，研究酒店、菜单、出游路线、人情往来等应酬事宜。从此，我的微信里母亲大段的文字和语音如“狂风暴雨”般轰炸过来，使我应接不暇。几次三番，我慢慢失去耐心，回复越来越少，字数越来越少，直至一个“无奈”的表情包。我总是觉得母亲做事不够麻溜，不够能干。好不容易一切搞定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宴请的人数和时间发生了变化。母亲又开始新一轮“轰炸”，试图与我开始新一轮的商议。这回，我果断地回复了三个字“随便你”，至此母亲没有了回复。想必，她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宝贝女儿的“不耐烦”吧！

终于，尘埃落定，聚会如期举行了。欢聚一堂，推杯换盏，其乐融融。母亲殷勤、周全、真诚地照顾着所有人。此时，我丝毫看不出她为了研究酒店和菜单的一点点劳累。

宴请过后，她笑吟吟地问我：“今天菜怎么样？”我淡然地说：“挺好。”此时，她眼里划过一道光。我知道，这是她得到闺女认可的雀跃之情。

母亲从小被寄养在别家，姐妹情对她来说是奢求，亲情是她心中的一块荒地，怎么填也填不满。我总是不理解她对那些陌生的娘家人的偏爱，甚至是偏袒。母亲本性敦厚善良、重情重义，一直都用她的方式来爱她认为重要的人。她朴素的头脑里，“和”才是“爱”的表达方式。只不过，我总是割裂地看问题，看待她做事的方式。回过头来看，才明白原来母亲所做的正是我们常说的“家和万事兴”啊。

烟火人生，种种琐事和忙碌的时光，在“和合”中让人感到生活的快乐和人生的美好。